

◎书在当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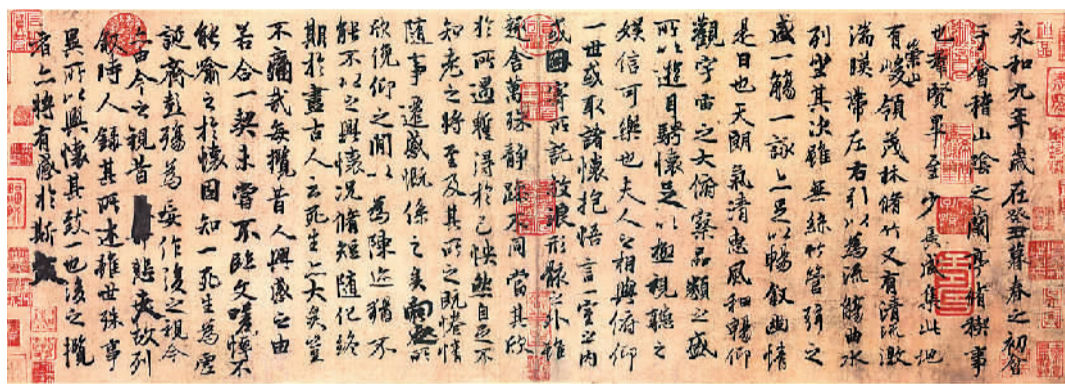
立足经典 感悟日常

——普通人如何进入书法

傅振余

普通人如何进入书法的问题，说浅了是普通人如何学习书法艺术，说深了是如何把普通人变为艺术家。

书法，可以说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艺术。因为书法是基于汉字的方法，说白了就是怎么写好汉字的方法。但实用性的写好和作为艺术表达的“好”并不完全一致。书法作为艺术有客观的标准。因此，学习、熟悉书法艺术标准就是普通人进入书法艺术的必经之路，除此别无通途。



王羲之《兰亭集序》(唐冯承素摹本)(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作，也不是一下子就完全理解了。吴昌硕临摹《石鼓文》，自称“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也是经过“如啖橄榄，时有余味”式的逐步深入。当代书法名家欧阳中石读帖，就是把字帖记到脑子里再写出来，而且必须记准确，否则写出来只能是记忆错的内容，练得再多也是重复自己的错误。

唐朝陆希声所阐明的：撮、压、钩、格、抵五字法。”这里讲的“五字法”实际上是写毛笔字时手指的5个动作方法，读者有兴趣可以找到沈尹默的原文仔细学习、研究。

学会读帖,提高审美能力

做事首先要明确目标。在学习书法中一个重大的误区是，一些人以为找到一本经典字帖就等于明确了目标，实际上远不是这样。把经典看清楚、记到心里、成为自己手摹心追的范本，才是明确目标。这种明确目标的过程称之为“读帖”。

学习书法首先要学会读帖并养成读帖的习惯，提高自身审美能力和对书法的理解。提高书法审美能力，需要多看书法历史上的名作，多看高水平展览，耳濡目染，进行比较分析。当下的社会条件更加便利，身处一线城市就更为幸运了，可以经常到美术馆、博物馆欣赏原作。若是在古代，只有王公贵族和大收藏家才有机会接触真迹。

艺术审美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对书法这样形式元素比较单一抽象的艺术。对点画、空间、节奏、气息的敏感，需要经过学习和训练可以获得，而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欧阳询学行，见古碑，晋索靖所书。驻马观之，良久而去。数百步复返，下马伫立，及疲，乃布裘坐观，因宿其旁，三日方去。”苏轼《苏轼全集》中的这段话讲的是，以欧阳询的水平来欣赏索靖的书



王献之《中秋帖》(东晋)(局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从主流经典作品入手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积累了汉末以来书写经验、书写技术和审美理想的结晶，代表了东晋以前书法发展的最高典范。“二王”书风系统是1000多年以来文人书法技法的经验积累。后世的书法大多是在学习“二王”的过程中建立的。进入书法应该从这些主流经典中学习和继承，而避免学习那些风格个性强烈的书家，那样容易被风格的表象吸引，而忽视了书法的用笔等根本技法形式。

赵孟頫在《与王芝书》中说：“近世又随俗皆好学颜书，颜书是书家大变，童子习之，直至白首，往往不能化，遂成一种臃肿多肉之疾，无药可医，是皆慕名而不求实。向使书学二王，忠节似颜，亦复何伤？吾每怀此意，未尝以语不知者。流俗不察，便谓毁短颜鲁公，殊可发大方一笑。”针对当时学习颜真卿书法的流俗，赵孟頫提出了自己对书法入门途径的看法。他也认为，入门书法的范本应该来自于“二王”等风格平和的经典作品。

中国现代书法教育奠基人沈尹默继承发挥了宋代赵孟頫的观点，认为书法是运用毛笔的艺术，“因此，要论书法，就必须先讲用笔……用笔须有法度，故第一论笔法。笔法精通了，然后笔的运用才能自由……第二进而论笔势。形势已得，必须进一步体会其神意，形神俱妙，才算能尽笔墨的能事，故最后论笔意。”

沈尹默从毛笔的特性讲到中锋用笔，从人的手腕运动的生理特点讲到中华文化传统经过千百年形成了对书法艺术规律的有效探索和对书写规律的掌握。他认为在数千年多种执笔方法中，“我只承认其中一种是对的，因为它是合理的，那即是由‘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传下来，经

体悟生活中的书法之美

学习任何艺术都有两方面内容，即前人对艺术规律的研究认识和个人对生活的感悟。只学习古人，就只能学习艺术的皮毛形式，没有个人的和时代的内容、热情；只重视个人感受，就没有艺术的高度，很难登上艺术高峰。深入书法艺术殿堂，必须是经典和生活并重。

要善于从生活中体悟书法的精神，师法造化，师法自然。向造化学习，也就是寻求书法之理，就是所谓的“悟道”。通过“悟道”，书法家可提高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事理的体悟，从现实生活中悟入书法，从书法中领悟做人处事的道理。社会生活中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书法中也需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在复杂的矛盾对立中寻求统一。研究书法本身的特殊规律，同时也研究自然和社会，二者互证互参，可以启发艺术想象力。

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悟得草书用笔的飞动之势；于担夫与公主在羊肠小道上相遇只能闪避行进，悟得书法中的进退参差有致、张弛迎让有情的结构原理；古人论书有“万岁枯藤”“千里阵云”“惊蛇入草”“飞鸟入林”“折钗股”“锥画沙”“屋漏痕”等。这些都是生活中悟入书法笔法的例子。

宋代的大书家米芾爱石成癖。外出时见到一块奇石，他为之绕石三日，不忍离去。在江苏涟水为官时，常去盛产奇石的安徵灵璧搜集奇石，还总结出“瘦、秀、皱、透”的赏石标准。从他的书法作品中，似乎可以看到姿态万千的奇石之势态。草书家马世晓曾谈起他年轻时学怀素草书，因为怀素有观“夏云奇峰”之说，所以他也经常躺在草地上琢磨天上飘来飘去的云彩，很受启发。在马世晓的作品中，人们就能看到圆转流动的点和空间，很有夏日流云的趣味。

◎创作谈

写生是创作的基础，是收集创作素材的重要方法。前辈画家告诫说，创作要“从古人入，从造物出”，就强调了写生的重要性。每当身临其境写生，无不感受自然之美，激起创作欲望。如此创作出的作品，才会充满自然生命的律动，给人以无穷的回味。

据我自己花鸟画创作体验，不同创作阶段，写生有不同要求。初始写生要做到极尽其似，对细微末节琢磨透。譬如，四时花卉每时每刻的变化和特征，要抓住最动人的部分，把特点表现出来。写生须重视用线表现，线条语言朴素单纯，自由多变，饱含情感和精神，并在用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

中国画写生讲究“默识心记，烂熟于胸”，因此“默写”在中国画创作中十分重要，有了默写的功夫，胸有成竹，酿成意象，才能一挥而就。

随着创作的深入，写生进而要“移花接木”，即有创意的写生。面对大自然中复杂的花鸟草木形象要大胆取舍，提炼概括，把不同场景、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写生素材，挪用组合。我主张把创作目标提前到写生阶段。诸如写生时对作品的立意、素材的组合，画面的构成等都要关照。

自然,艺术的生命 ——花鸟画写生谈

荆桂秋



和风丽日花争艳 荆桂秋

更高的写生要求是，面对自然的景物触发，做到“迁想妙得”“默契天真”，将自己的情感、性灵融入物象，使自然之象升华为艺术之象。

红蓼，虽然历代画家都有歌咏，但我想把自己的感受不落俗套地表现出来。在画室里，我反复探索，皆不满意。深秋一日，我又到果园写生，偶然见到园中深处果树下，几盆错落散放的花盆里生长着几株红蓼。它们是那样悠然自得，花穗在秋风中摇摆，真是美极了。我拿出画笔捕捉这真切的感受。创作之中，我几易画稿，在色彩上大胆创新，一改真实的红艳，施以墨彩，添以草虫，更显秋日的生机，最后创作出《素艳倍清香》这幅作品。

《秋光先到农人家》这幅作品是我在尚志写生创作的。农人正值秋日，树木色彩斑斓，一捆捆收割后的稻谷立在田地里，一群小鸡在稻田间奔跑嬉戏觅食。清澈的河流在稻田间蜿蜒穿过，河中悠闲的小鸭时而爬到田间……这就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画卷。我拼命地在写生册上记录着。这时写生的其实已不是客观生活的本身，它注入了我的情感和对生活的诠释，已是一幅幅完整的画面。

农家的房前屋后大多有梨树，树干多有大口粗，梨子结得很多，树下黄澄澄地掉落了一层，是一道独特的风景。叽叽喳喳的小鸟和农家的小鸡在晾晒稻谷的草席上打斗争闹，篱笆短墙挂满豆荚垂瓜，可谓“无处不是诗意，亦无处不是画意”。

我将这些田园风物组成草稿，不断推敲，大约用大半年时间创作，虽是艰辛，但能表现出这种五谷丰登、怡然自得的田园气象，是莫大的快乐。

花鸟画向来注重写生。画家于自然中体悟生命的鲜活状态和情感意趣，就会于平常琐碎的题材中漾着生命的充盈和激动，观者自然能于画中感到时代生活的气息和生命的脉动。

(作者为黑龙江省画院创研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袁运生:美术教育的中国路

赖睿



始祖像 袁运生

而“更想当一名宣传员”。

“一直以来，在艺术和艺术教育上‘走中国之路’是我的梦想和追求。”1982年，袁运生赴美国讲学和访学，这一走就是14年。这段时间，他经历了西方艺术转型时期的思潮风雨，在中西艺术碰撞中更加透彻地思考中国艺术应有的文化取向，坚定了“走中国之路”的信念。

在袁运生看来，在100多年的中国高等艺术教育历程中，有100年都在跟着西方走。他不认为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基础教育必须回到以自己本土文化为根基的审美上来，画西方石膏像的局面必须改变。”1996年回国后，袁运生每年带着学生到各地石窟博物馆考察。他发现，中国古代造型艺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青铜器、石雕、壁画、书法，展示了中国造型艺术的高度，其审美观、造型观在世界艺术史上是独树一帜且自成系统的，完全可以成为学习造型艺术的绝佳教材。

于是，袁运生提出了复制中国古代雕刻、青铜器、壁画、书法，将其纳入基础教育，从而逐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高等美术教育体系”。“中国的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相提并论的。如果我们培养的学生读不懂云冈、麦积山的造像，读不懂敦煌的壁画，传承都做不到，何谈发展？哪来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本土文化的认知。有认知才能认同。”

80岁的画家袁运生似乎又站在了中国艺术界争论的中心。上一次是在1979年，他为首都机场创作的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由于大胆绘入3个傣家女裸体洗浴的场景，成为当年美术界乃至思想界广泛争论的话题。这一次是近几年，他提出要重建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

日前，“走向文明的自觉——袁运生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回顾展出袁运生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创作的百余画作，其中，大部分系首次公开亮相，包括著名的“泼水节”壁画原稿。在展览开幕式上，袁运生却不愿多谈绘画，



闲敲棋子图 禹之鼎

清前期名作 集中亮相天津

周润健

天津博物馆原创展览《清代前期绘画特展》开展，共展出130余件套绘画精品，为观众勾勒出一时期绘画的基本特征与面貌。

展览依托天津博物馆馆藏资源，依照山水、花鸟、人物3个单元组织展品。“山水画”以画家群体和地域性绘画流派为线索陈列，“四王吴恽”“四僧”“金陵画派”“新安画派”及浙江地区画家等诸家的绘画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示。“花鸟画”单元重点展示八大山人、石涛在写意花鸟画领域的探索，以及恽寿平创新发展的没骨花卉画新体。“人物画”突出清代前期宫廷画家、金陵与浙江地区画家的创作概况，同时对民间画家在人物画取得的成就也有展示。

为更加全面客观地反映清代前期绘画艺术，天津博物馆还向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首都博物馆、苏州博物馆、天津市文物公司等商借绘画精品近40件，为展览增色不少。

“鹤鸣中国梦”丁宝栋画展将办

4月15日，“鹤鸣中国梦——丁宝栋中国画展”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书画频道美术馆开幕。仙鹤在中国文化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人们常把仙鹤和挺拔苍劲的古松画在一起，作为益年长寿的象征。丁宝栋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他多年探索，以鹤交友，以鹤为伴，近距离地接触它们，描写它们婀娜多姿的体态，记录他们多思善感的神情，抓住真实的新鲜感受，一只只栩栩如生的仙鹤跃然纸上。



欢迎关注 《人民日报海外版》文艺部 微信公众号“文艺菜园”

(文冰)